



霜降：风卷清云尽，空天万里霜

空天万里霜

方晓蕾

说到霜降，古人笔下自成风景：“平明起见霜，草木皆披素。”这是陆游笔下的霜降，是江南晨起推窗时的素净，元稹的霜降是“风卷清云尽，空天万里霜。”很有几分山水相抱的厚重，恰似秦巴山麓与汉水江河相拥，山的温润与水的清灵，酿出的一场季节盛宴。

十月末的安康，霜降来得悄无声息。前一夜还是汉江畔飘着桂香的温软秋夜，晨起便被一股清冽的气息撞个满怀。抬头望，天是极淡的蓝，连一丝云絮都舍不得留，只把秦岭南麓诸山的轮廓衬得愈发清晰。远处的山峰不再是盛夏时的浓绿，而是深绿、金黄、赭红层层叠叠，山尖上覆着一层薄薄的白，那是夜风吹过后留下的霜痕。

沿着汉江堤岸行走，往日里喧闹的江滩，此刻静得能听见霜粒从芦苇穗上滑落的声音。芦苇已经白了头，霜降前还是带着几分灰蒙蒙的浅白，经了一夜霜打，变得像棉絮般蓬松，每一根苇丝上都挂着细密的霜珠。靠近江水的鹅卵石滩，是霜降最偏心的地方，每一块石头都被霜裹了层薄衣，青灰色的石头染了白。江水比往日更清了，水色是极浅的绿，映着蓝天，又泛着点蓝，美极了。

如若走进南山，去往香溪洞顶，别是一番景象。钻进城边的文武山，沿四面坡的徒步小路慢行，霜降的痕迹就更浓了，路旁的枫树，是最先被霜染透的。霜降前还是浅红，像少女脸颊的胭脂，经了霜，便成了浓烈的朱红，红得像火，叶片边缘卷着点霜白。风一吹，枫叶打着旋儿落下，落在铺满松针的地上，红的树叶、绿的松针、白的霜，三色交织，醒目美丽。

路边的栎树则是另一种模样，叶子是深金色的，却愈发显得温润。松树林里最是有趣，油松的针叶又细又硬，霜落在上面，不会像枫叶那样融化，也不会像栎叶那样被遮住，而是结成细细的银线，顺着针叶往下垂，每一根松针都挂着一串霜珠，像串了串微型的珍珠。偶尔有松鼠从树枝上跳下，毛茸茸的尾巴扫过松枝，霜珠便簌簌落下，落在脖子里，凉得人缩脖子，松鼠却不管，抱着松果蹲在树枝上，黑亮的眼睛盯着人看，像是在抱怨惊扰了它的晨食。山雀也多，在枝头跳来跳去，啄食着带霜的野果，叽叽喳喳的叫声在林间回荡，打破了宁静，却也让这霜降的山林多了几分生机。

远观群山，映入眼帘的是五彩斑斓，红的更红，黄的更黄，绿的更绿，把秦巴山脉染成了一幅浓墨重彩的画。

秦岭深处的霜色更浓。我曾有三次在深秋时节走进秦岭南麓的南羊山的经历，每次都有不同的感受。羊山海拔高，霜降后的山色与山下迥异，此时此地，山色萧瑟，一片黯淡。其深秋的风景在山间人家处，山腰处有几户人家，都是青瓦白墙的老房子，屋檐下挂着一串串柿子。柿子熟在霜降前，却要等霜降过后才更甜。农户们会把柿子削皮，串在竹竿上，挂在屋檐下，经了霜打，柿子里的糖分慢慢析出，表皮会结一层白霜，那是“柿霜”，甜得很。

此刻屋檐下的柿子串，还带着几分橙红，霜落在柿子上，像给柿子裹了层薄纱，阳光照过来，柿子的橙红透过了霜，变得柔和，像灯笼一样挂在屋檐下。门口的石阶上，晒着刚收的红薯，红薯皮上沾着点泥土，霜落在上面，泥土便成了浅灰，红薯的红皮更显眼了。仔细观察，偶尔有人家门前院坝还晾晒有板栗。山里的野板栗要趁霜降前摘完，不然霜打了会落在地上；地里的萝卜、白菜要拔回来腌上，不然霜会冻坏菜心；就连汉江里的鱼，霜降后也更肥了，渔民们会多打些鱼，晒成鱼干，留着过冬。山腰处很小的平地上，竟然有稻田，即使是高山晚熟的稻，霜降后的稻田也已经收割完了，只剩下光秃秃的稻茬，稻茬上沾着霜，像撒了层白盐，田埂边的稻草垛，也被霜染得发白，远远看去，像一个个白蘑菇。

古人说：“霜降水返壑，风落木归山。”我总以为霜降是凋零的季节，可在安康，却看见霜降是“丰收”的季节，是“沉淀”的季节；枫叶沉淀出最浓的红，柿子沉淀出最甜的霜，江水沉淀出最清的绿，连山里的时光，都好像被霜沉淀得慢了下来。这里的霜降，没有北方的凛冽，也没有南方的含蓄，它像秦岭南麓的山，厚重而不失灵秀；像汉江的水，清冽而不失温润；更像安康的人，温和而不失坚韧。原来“空天万里霜”，从来不是指霜的辽阔，而是指霜落在山水间，落在人间烟火里，那份让人心里透亮的宁静与厚重。

霜降时节秋已深

危才军

霜降在二十四节气排序第十八，是秋季的最后一个节气。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说：“九月中，气肃而凝，露结为霜矣。”霜降时节，天气逐渐变冷，露水凝结成霜，秋已尽，冬将至。

晨起看天，绵绵秋雨已经打住，一扫多日阴霾，天是深蓝，云是灰白，远山如黛，近林如烟，幽暗深黑，有些深沉凝重的东西在天地间化不开了。

树叶五彩缤纷了起来，黄的、红的、紫的、褐的，色调越来越深，走过春夏，到秋的尽头，翩翩起舞，留恋枝头，依依不舍。

柿子在枝头高高悬挂，儿时就见它们红扑扑的脸。几十年过去，它们在记忆的深处如灶灰下的炭火，从未熄灭，一直暗暗燃烧，这些红红的柿子，星星点点，从儿时记忆的天空闪耀到中年的江湖。

屋后一树金钱橘，今年长势猛，挂果繁。过了中秋节，树一天天弯腰驼背得厉害，头都点地了，正想找几个叉子把枝丫撑起来，几天连阴雨耽误，早上起来，长势最好的一枝折断了。女儿把断枝拖回来，那些果子淡绿微黄，女儿因了这即将成熟却功劳一簣的橘子，痛惜不已。我宽慰女儿得之坦然，失之淡然。

到了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的年龄，经历了山非山，水非水，褪去了“为赋新词强说愁”的浮华，留下的就是“天凉好个秋”的沉潜。

中午出了太阳，心情大好，到田间地头走走。白菜、萝卜，如蓬头稚子，笑脸盈盈，长势正欢；黄澄澄的南瓜，映着大肚子，主人摘回家堆成一堆；披着白霜的冬瓜，胖胖墩墩，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；大豆的叶子半绿半黄，正在向成熟转变，三三两两的农人在收拾苕蔓子，有肩挑背扛的，有用三轮车的。

惹眼的红辣椒，在菜园里火烧火燎，采摘回来扎成串，和那些已经挂在屋檐下的包谷棒子排列在一起，一幅孩童年的画面跳出来；母亲在院坝忙碌晒秋，用竹篾编的晒席、大簸箕、塑料膜铺在地上，晾晒红辣椒、红苕、稻谷、绿豆、白芝麻，还有晾在绳子上的人的大孩子的衣裳，院坝成了一个大大的调色盘。母亲为贫穷的生活调配着诗情画意，母亲的画作在我记忆中成为不朽的杰作。

荷尽已无擎雨盖，它们举着一把把闭合的伞，站在水田里。挖藕的人，挖出的莲藕有手腕粗细，有的带着尖角，有的连着枝丫，码放在田坎上。也许明天，也许后天，钵钵炖汤，一盆蒸菜，热气腾腾的美味就上桌了。

我花开后百花杀，菊花到了最绚丽的时候，白的、黄的、红的、紫的，层层叠叠，热烈奔放。房前屋后，即便是三两支，也是傲然挺立，气势夺人。

牲畜在栏里咀嚼慢喂，吃吃歇歇，晃晃耳朵，摇摇尾巴，跺跺脚，喷个响鼻。家禽在场院踱着方步，东一啄，西一嘴，哼着小曲，晃悠悠，走走停停。

地里有耕种的农人，收了红苕，要秋播春小麦了，要种油菜了，再在余下的边角地块，种几行豌豆、胡豆。来年春末，豌豆开出白色的花，像一群蛱蝶攀附在藤蔓上，胡豆紫色的花香气醉人，金黄的麦穗在五月的阳光下锋芒毕露，油菜结荚灌浆。辛劳的农人在收获的同时，又在播种新的希望。

不远处的山沟里，响起鞭炮、唢呐的声音，这声响把深秋的天空拉得更加寥廓，更加高远。不一会，一支送葬的队伍爬上山坡，忙碌一阵后，留下一堆花圈，一阵哭声，一切归于平静，只有那个新增的小土堆趴在山坡上。人生走到深秋，犹如熟透的柿子一样，终究是要拥抱大地，魂归泥土的。

霜降是一个奇诡的节气：瓜果在收获，树叶在死亡，种子在孕育。生命一边终结，一边延续，繁衍不息，生生不绝。太阳偏西，气温骤降。放学的，收工的，下班的，往家走。不管是步行还是骑车，少了一份匆忙，多了一份闲适。水波粼粼，残阳横斜，呈现白居易《暮江吟》的情景：“一道残阳铺水中，半江瑟瑟半江红。可怜九月初三夜，露似真珠月似弓。”

霜降在九月初，只有一线上弦月，挂在天边，夜沉不明。神思越千年，想起李白之喟叹：“今人不见古时月，今月曾经照古人。”这一轮秋月，从大唐照到今时，照过多少古人，见过多少今人，还将轻抚多少后人。

春耕，夏耘，秋收，冬藏，岁月在四季轮回循环往复中，于深秋馈赠我们遍地瓜果，酬谢我们一年的汗水劳作。美味端上桌，美酒盛满杯，感恩天地，敬畏自然。

年龄奔六，人生霜降。让来的来，让去的去，就这样恬淡地走过秋，走进冬。

秋雨落花

程鹏

节令已过了寒露，秋收后的冬藏便是始于霜降。细想，霜降就像一扇神秘沉重的门，颗粒归仓后藏住的有心安理得的收获，也有身体力行的劳作。霜降在立冬之前锁住万物的萌生，等待冰雪消融后的一声鸣虫，一开一合之间便实现了季节的转换，也将万物的年轮画成一个封闭的圈。

本该七八月间下的雨一直酝酿到了九月，淅淅沥沥地从月初一直僵持到了月末也不见消停的迹象。月河的水来不及退去又被山上的沟道灌满，毫不停歇地从西向东冲撞着季节的脉搏。

月初，满城的桂花浓郁香气还没飘过城北的龙岗就被秋雨打湿了一大半，总想登高看看，几回都因阴晴不定未能成行，心里总是有种焦虑。空气中夹杂的潮湿水汽完全没有秋高气爽的惬意，反倒让缠绵悱恻的徘徊变得更加捉摸不定，若非要说上一句那也只能是“一场秋雨一场凉”的无奈。

坐在窗前看云，厚实的一朵云塞满整窗户，看不透的迷离水汽碰撞到玻璃上顺着往下滑，一道一道的平行印迹像有意而为。看久了就容易发呆，就像在阅读空气一样，天上没有字，似乎也写满了不认识的字。

你非要问那些水汽在玻璃上到底写了些什么，便会陷入一边寻求答案一边制造问题，一边追求真理一边推翻真理的漩涡之中。

走在街道上，东一群西一群的云幻化着，虽是飘动着却没有晴天那活泼的模样，时而堆积时而散开，有的还带着清形状就散了，风从西边吹过来，云就往南北两边让，天空空出一道灰白的口子，雨就从那住下落。

一开始雨点子落在地上软绵的，有些落在地砖的缝隙里，脚步踩上去，刚落进去的雨点子又被挤了出来，还是一滴一滴的，只不过没有刚落下来那般透明了，溅在衣裤上令人生出些厌恶。

小城南北都是山。西边来的风松了劲，东边的风又把云往回推，雨就掉在两山之间，云厚雨点子也大，砸在地上能炸开，这样的雨下一阵，树上的花就少一层，再多下一阵，树上的花就少厚厚的一层。

过一阵，又大又密的雨点子，挤不进地上的缝隙就只能向低处汇集，要不了多久就汇成一汪看不出深浅的凼。脚步就只得绕着走，稍不注意踩上去，便是不知深浅的哀婉叹息。

调皮些的孩子踩进水凼跳起来，溅起水花的同时脸上也笑出了花，他们还没有复杂的心思，总会在阴郁中看到些美好。雨越下越大，平地上铺满厚厚的一层，连续的大雨点子掉在上面砸出些气泡来，打在花木上似乎也有些嘈杂。

雨天淋湿了飞鸟的羽毛，落在桂花树上，扑腾扑腾抖落一地圆滚滚的水珠，散落的花夹在羽毛中，此时的点缀显得有些狼狈，鸟儿扑腾不掉就索性缩缩起来，它们知道这场雨终究要停。

雨越大赶路的人越急，总想快点逃离潮湿的纠缠。殊不知心越是急雨就越大，脚越是快路就越是滑。赶路人的急迫是能理解的，他有他的牵挂，他也有他的归处。道路旁的花木虽虽然不动，但耷拉着的样子确实能看出有些无可奈何，因为它的站立之处就是它的牵挂，从未离开，所以它也不急着回到归处。

这场终究要停的绵绵秋雨，绑住了很多奔赴的脚步。街上的行人很少，急匆匆驶过的车子溅起的水花，让落下的雨再下得更急促又很快破碎，让雨中的行走变得索然无味，回家继续在窗边坐着，害怕别人误解我揣着非办不可的急事。

月河里的水从山上流下来，顺着水来的方向，便是藏着一团云的山坳，我猜月河流着的水，便是那山坳里融化了的云。想想也对，躺着的云化了就融入了河流，飘着的云化了就变成了雨。

小城南北都是山，小城又被河分成了南北，南北隔着河，冒着大雨，两边的人只能隔着河对望，孤独的新南大桥就是北城街的诱饵。我冒着雨过了桥，东城街的正中间竖着一块板子上却写着“前方施工请绕行”，原路从桥上退回来就像鱼吐掉了饵，这样的饵，它就只咬这一次。

从楼上朝下看，大雨里撑着的伞确实像倒着划的船，天空和大地似乎实现了身份的转变。看风景还得站在高处，烟雨蒙蒙倒着划的船又何尝不是常见却又常不见的风景呢？

小城的绿化是近一二十年种下的，多是些常年青绿的草木，没有明显的新生更没有明显的凋零，年复一年看起来没有多少变化。看到一株在街道已多年都不见的梧桐，就想起了“秋雨不问梧桐意，城有万心各千寻”的话来。

这小城里的街道要是种满了梧桐，此时会是何种景象？即便心跳隔着八千尺，看见那梧桐也难免会有怜悯和包容吧。

巴山夜雨早已涨满了一方秋池。不知当年身处巴山楚水凄凉之地的李义山有无失约？那西窗的烛火又是否听过巴山夜雨的过往？困着也是闲着，揣测雨落梧桐的患得患失，追慕古人晴空一鹤倒也是一番趣味。窥透烟帘薄雾便可看见古往今来那些潮湿的心，看淡风云之后的一袭烟雨中，潇洒超然倒也有几分快活。

几卷旧书已然忘了何时读过，字里行间的注解写满了愉悦的心得，如有故人回眸之感。翻折的痕迹都是过往，也不知哪一页也听过巴山的夜雨，都说回忆是在当下刻舟求剑，不错也不全对，毕竟回忆是曾经的美好，美好的保存方式别无他途，只有这无边无界的时间能装下一切。

好在这雨是有着节奏变换的，一时大一时小，是雨落完云也就化开了，再向南山眺望，色彩定是秋韵盎然，满城的桂花依然，还能听见水滴落在草木上的声音，听与不听这穿林打叶之声，这夜里的雨必又将又成一秋，是草木的一秋也是年华的一秋。

今又霜降

陈静华

霜降悄然而至，秋意渐浓。今年的霜降来得比较晚，连日阴雨后天气放晴，晨起推窗，但见楼下的四季桂又开花了，淡黄的小米粒般的花朵点缀在枝头，它的冷冷青枝它的郁郁清香，显出几分孤冷与高傲。风里带着清凉，却也将窗外那几株迟开的桂子幽香，送得更远。晚桂与秋菊为伴，凌霜傲寒，吐金绽银，飘散缕缕馥郁，令人神清气爽。

霜降节气，天气渐凉，万物虽渐趋收敛与沉淀，但那些深植于心的温暖记忆，恰如这寒凉中的一缕甜香，愈发显得珍贵而绵长。

桂花，别名九里香、木樨，是木樨科木樨属的植物。早在春秋战国时期，典籍中就有关于桂花的记载。《山海经》提到“招摇之山多桂”，屈原在《九歌》中也有“援北斗兮酌桂浆”的描写。桂花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，在古代科举制度中，考取状元者会被赐予“桂冠”，象征荣耀和尊贵。桂花在我国的栽培历史悠久，如今，安康这座小城，大街小巷，庭院小区都遍植桂花。

中秋前夕，香溪路边的两排桂花树盛放了。香溪路两边主要栽种的是丹桂、金桂和银桂，丹桂橙红繁盛，金桂金黄浓烈，银桂淡泊清雅……一场秋雨过后，整条街都浸润在浓郁的甜香之中，行人衣襟上沾染的香气久久不散。三秋桂子，铺出了安康的诗情画意，这条路，也承载着许多温暖的记忆。

二十年前，我从一所乡村学校应聘至城区的一所重点初中任教。这所学校的老校区就在香溪路上。开学后，每日行走于这条香气氤氲的街道，看簇簇桂花静静绽放：金桂如缀满枝头的碎金，丹桂如橙色的火焰，明媚灿烂，在秋阳下泛着暖光；银桂则似坠落枝头的细雪，清雅素淡，于微风间轻轻摇曳。一行行整齐如哨兵的桂花树伫立路旁，一批又一批的学生穿梭其间，孩子们的书包仿佛也染上了淡淡的甜香。

那时我担任着班主任和两个班的语文教学工作，常常骑自行车，载着刚上幼儿园的女儿一起去学校上晚自习。路上，女儿总喜欢伸手摘几朵桂花，尤其爱将那橙红的丹桂，小心翼翼地别在我的发间，然后端详片刻，用甜甜的童声说道：“妈妈真好看！”

到了学校，我在教室上课，她就在窗外蹦蹦跳跳地朝里张望。晚自习七点开始，九点结束。回家路上，夜色已浓，路灯昏黄。有时骑行到雷神殿口或者新城的北门口，才发现后座上的女儿早已睡着，甚至一不小心从车上滚落。我急忙心疼地抱起她，重新安置在车座上，谁让她是班主任的孩子呢，早早便学会了陪伴与等待。

桂花一般可爱的女儿渐渐长大，先后参加了民族舞和拉丁舞班。放学后，她常踩着滑板车或者练习拉丁舞，还总缠着我和她爸爸说：“爸爸妈妈，你们也一起来跳舞呀！跟我学。”女儿的身姿那样的灵活婀娜，惹人怜爱。

又是一年桂花香。那年，做交警的父亲不幸患病，后来因眼疾失明，母亲便每天搀扶着她散步、买菜、买水果……老老妈妈偶尔也会走到香溪路来看我和新学校。送他们离去时，我望着桂花树下相互依偎、步履蹒跚的父母，斑驳的桂影中，丹桂如火，金桂似霞，银桂如雪，心里暖意与酸楚交织。

随后几年，父亲的身体每况愈下。在我们三姐弟的劝说下，他终于住进了金州路上的市中心医院。母亲终日陪伴，我们姐弟轮流照顾。好几个秋冬，我日日奔波于香溪路与金州路之间，穿梭于学校与医院，时常为二老送去早点。病床上的父亲已被疾病折磨得消瘦不堪，却总温和地询问我们的工作，聊聊孩子的教育。他越来越依赖儿女，也越来越虚弱。同一间病房，他送走了两位被毒蜂蜇伤的病友，又告别了两位尿毒症患者。见惯生死，父亲早已淡然，只是常嘱咐我们：爱惜身体，别太劳累。

那一年，香溪路上的金桂、丹桂与银桂依旧开放，只是在我眼中，金桂、丹桂黯淡了几分，银桂也多了几分凄清。那一年的霜降来得格外早，早晨的地面打了一层寒霜，老家的柿子红了，柿树叶经霜后渐渐变黄，枯萎，凋谢；那一年，霜降过后，我的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

又到一年秋桂香。女儿离开家乡，去了遥远的城市漂泊。我们的学校也迁至育才路新校区，院里院外新植了几十株桂花树。每逢秋天开学，师生们穿梭在浅紫色的紫薇与淡黄的桂花之间，丹桂、金桂仍如往昔般热烈，银桂和四季桂也依旧恬淡温柔，香气清浅，岁月静好。校园越来越美，规模越来越大，而忙碌的我们，却常常忘了停下脚步，细嗅花香，静听鸟语。

金秋如约，桂花又香。每逢佳节倍思亲，中秋之夜，我们三姐弟陪在古稀之年的母亲身旁，一起怀念敬爱的父亲，一起想念在远方努力奋斗的孩子。

岁岁霜降，今又霜降。窗外的迟桂花，在渐冷的空气里，将芬芳酝酿得愈发醇厚，就如同生命里的离别与成长，岁月中的奔波与守候，最终都沉淀为一份无法被寒凉驱赶的温情。亲人的爱，一如这霜日的桂花香，清冷中透着暖意，无声无息，却恒久地萦绕在生命必经的路途上。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！